



鋼 鐵 战 士



武兆堤 苏 里 吳 茵 原著
成 蔭 編 剧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鋼 鐵 战 士

(荣获1951年第六届国际电影节和平奖)

武兆堤 苏里 吳茵 原著
成 蔭 編剧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8·北京

鋼 鐵 战 士

武兆堤 苏里 吳茵原著

成 蔭 編劇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會館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財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6}$ • 印张 $1 \frac{1}{2}$ • 字数43,000

1958年11月新1版(原中華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050册 定价: 0.15元

統一書号: 10061•117

朵朵白云飘浮在重叠的山巒上空。山下是广阔的田野。麦子成熟了，轻风吹来，金黄色的麦浪迎风起伏。

字幕：1946年初夏。某解放区。

成熟的庄稼地里，满是劳动着的男女，他们紧张而愉快地在收割庄稼。许多人民的战士，也在田间帮助他们收割。

王小栓，村里的民兵队长，一个淳朴健壮的青年农民，紧跟在一个英俊精壮的战士身后收割着。

他有些气喘喘地抬起头来，笑着向他前面的战士说：

“张排长，你真行，又快，又麻利！我都赶不上你。”

张排长也直起腰，用手巾抹了抹额上的汗水，笑着答话：

“我不行！已经参军好几年了，常不摸这玩意，都丢生啦！”

“看你这把手，在家也是个好劳动。”

“好什么？在家给人家扛了十几年长活，再好也是给人家干！”

王小栓走近张排长的身边关心地问：

“现在家里分下地了吧？”

“分下了！”

“那现在日本鬼子投降了，毛主席跟蒋介石讲好了和平，你这一回家，该是把好手！”

“回家干啥？！没有人当兵，家也保不住哇！”

王小栓觉到自己话说溜了嘴，忙掩饰地说：

“我这个民兵，还不免有点老百姓思想！”

两个人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哎！吃饭啦！”

远处传来妇女的声音，接着地头上走来一个年轻媳妇，提着饭篮站

在一棵大树下喊：

“歇一会吧！一会飯凉啦！”

張排长向身边的王小栓說：

“哎，你老婆給你送飯来啦！”

小栓忙放下手里的麦子，拉着張排长說：

“走！吃点再干！”

“不！我吃过了！”

王小栓一个劲儿扯着張排长說：

“不行！你一定得吃一点！”

“不，不！說吃过了就吃过了！誰还跟你客气嘛！”張排长掙脱了王小栓的手。

“看你們当八路軍的就是这点‘頑固’……不吃？！好，不吃你就看着我吃吧！”說着，王小栓只好独自走到一边去。

就在这当兒，天空蓦地傳来了馬达的轟鳴，由远而近，張排长抬起头来，仰望天空。

三架美制的国民党飞机由远空飞来，張排长和地里的人們，警觉地注視着天空匪机的行动。

突然，匪机俯冲下来，向村中并向地里正在劳作的人們轟炸扫射，登时飞騰起一片烟霧。

趴在地边的王小栓，忙向站在土壤上的媳妇大声喊：

“趴下！趴下！……”

一架匪机噴着火舌向地面俯冲下来。

小栓媳妇中彈倒下，小栓一看情形不对，急由地上爬起，冲向前去：

“淑芳！淑芳！”

行凶的匪机向远空逸去。張排长和地里的人們从麦从里走出来，丢下鐮刀，从四面八方飞奔向小栓夫妻。

“淑芳！淑芳！……”小栓抱着血染滿面的媳妇喊着。

淑芳掙扎片刻，终于痛苦地死去。

張排長和圍在旁邊的戰士們不由都垂下頭去。

小栓木然呆抱着死去的妻子。

張排長抬起頭來，憤恨而激動地說：

“這就是蔣介石的和平！”

駐在老百姓家中的我團司令部。

一位三十多歲的解放軍團長，正在向許多幹部說明當前情況。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說着，他把大家引到釘挂滿壁的軍用地圖前，用手指畫着地圖說，“現在向我們這個地區進攻的敵人，一共是七個旅。敵人的先頭部隊已經到了黃家嶺，現在還在繼續前進，估計在中午，可以到兩界口。”

他轉身面向圍在四周的幹部們繼續說：“我們軍區的其他部隊，統統集中到大軍區去組織野戰軍。首長要我們這個團留下來，擔任掩護群眾疏散，和軍區機關的轉移。”略停，又着重地說，“最重要的是：掩護堅壁兵工廠的機器，和幾千担糧食。兵工廠的機器是我們的老本錢，絕對不能讓敵人搞走；糧食要是丟了，我們就要餓肚皮，所以一定要我們堅決的完成任務！同志們！我們這個團是打慣了游擊戰的，打阻擊的，硬是要靠頑強！好！現在談一談具體的部署吧！”說完，他又轉向壁上的地圖。

桌上的軍用電話鈴響了起來。

團長停止了講話，走過來拿起耳機：

“喂！噢！是李司令員！……啊！我就是啊！……噢……噢！……可以，……好！我馬上就派人去！”

團長放下電話，回過身來。

“陳教導員！軍區首長來電話，叫我們馬上派一個連，去幫助堅壁兵工廠的機器。你們營先派一個連去。回頭軍區直屬部隊來換你們。”

陳教導員領命剛要走出門，團長又把他叫住。他走近陳教導員鄭重地囑咐着：

“陳教導員！埋機器是一個很機密的任務，千萬叫你們部隊注重保

守秘密！”

狭窄崎嶇的小山沟內，抬着笨重的兵工機器的行列，向山沟深处走去。

張排長同另外三個戰士，抬着沉重的機器在行列中艱難地前進着。

在山沟深处，有一伙戰士在掩埋機器。

張排長和連長從一個非常隱蔽的土洞里鑽了出來，用帽子拍打着身上的泥土。遠方傳來隆隆的炮聲。

張排長側耳諦聽片刻，轉臉向連長說：“連長！前邊打響了，咱們怕趕不上了吧！”

連長不在意地用軍帽拍去肩上泥土，輕鬆地回答：“趕不上就別打唄！咱們這任務不比打仗要緊哪？”他用手指指土洞，“我跟你說，仗還有的打呢！蔣介石那小子多會不完蛋，咱們多會也別想太平，你別忙！”說着笑了，張排長也跟着笑了起來。

遠處隆隆炮聲不斷轟鳴。

埋機器的人們，忙着往洞口里抬着大小不一、拆散開來的機器。

張排長幫幾個戰士將一只大木箱正往洞口里送，連長叫住了他：“一排長！”

“有！”張排長應聲走近連長跟前。

連長關心地問：“你們排里留誰看家？”

“留下新參加的齊得貴。”

“哦！這個人來了這幾天，在你們排里表現的怎麼樣？”

張排長沒有馬上回答，他凝神思索着……

炮聲越響越近。

一個身材細瘦、小眼、尖下巴的戰士，有些慌張地走進伙房。

正在蹲着燒火的炊事員老王抬身見到來人，便問：

“齊得貴！你沒跟部隊去呀？”

齊得貴盡量鎮靜地拿起一塊窩窩頭大口嚼起來，一面答：“沒有！指導員叫我看家呢！”

連着几下近在耳边的炮弹爆炸声。

齐得贵着了慌，忙問：“老王！你說这是誰家的炮在响啊？”

老王毫不在意地答道：“敌人的呗。”

齐得贵这下可有点沉不住气了，連忙又說：“哎呀！劲头真大，哎！你說咱頂得住頂不住啊？”

老王一向最蔑視那沒胆量的人，可是齐得贵是个新参加的战士，沒法，且按捺下輕蔑的情緒，然而仍不禁冷冷地說：“日本鬼子咱都給他頂住了，我看他蔣介石能有多大本事！”說着把抹布往桌上一擦。

齐得贵忙分辨說：“人家用的都是美国新运来的枪炮啊！”

老王走近鍋台，滿不在意。“啥家伙他也打不垮咱們骨头硬呀！你是沒当过八路军！我要給摆一摆紅軍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打鬼子的事，你就知道咱們这队伍是什么材料造的了！”

說着他打开籠屉，蒸气上騰，一鍋窩窩头已經熟了。

老王用手一摸，給燙了一下，他突然想起了个譬喻，轉向齐得贵說：“反动派就好象这一籠窩窩头！哼！看着他这会有点燙手，早晚得叫咱們解放軍一个一个給吃光的！”說完，哈哈大笑起来。

齐得贵覺得話不投机，老沒趣地想走开。

“齐得贵！先別走！”老王叫住了他。他拿一个才出籠的窩窩头遞給齐得贵。“来吃一个！”

齐得贵停下来，嚼起窩窩头。老王掏出了小旱烟袋，一面装烟一面有意无意地說：“我跟你說，这会我是上了年紀啦！要求了好几次，連长就是不叫我下班，要不哇，咱早扛上机枪啦！我这个人是个直腸子，我給你說，我就是見不得那些孬种。”齐得贵听着有点不得劲，把臉轉了过去，可是老王却愈說愈帶劲：“你看咱一排长和連部通訊員小刘吧！那真是好样的，別看小刘不大点，又調皮，打起仗来可真赶得上一头小老虎一样。”

全副武装的小刘，手提三八馬枪，从山坡上跑下来，轉弯奔入崎嶇的小山沟里去。

張排长正和几个战士抬着一只大木箱，沿着土岩走来。

小刘迎面跑去，边跑边喊：“一排长！”

“有！”張排长应声回答，并同战士们站住。

小刘急促地说：“别抬了！”

“怎么啦！”

“东面发现敌人啦！連长叫你赶快带着全排到牛脯山去。”

“那这机器呢？”

“军区直属队来替你们。”

一队战士由沟口急步走来。

小刘看着走来的战士说：“那不来啦！”

張排长跑到土岩上喊着：“一排到这集合啦！”

战士们从四面八方跑步前来，在土岩上排成横队。

張排长吩咐排头的一班长武庆元说：“一班长！你先带几个人回村，把全排背包拿到牛脯山上去，其他的人跟我走。”

張排长带着全排向沟口跑步而去。

張排长带领着全排战士，迅速地向怪石丛生的一座孤山——牛脯山爬上去。

战士们到达山顶，侧面山头正响着密接的枪炮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叫喊着：

“好！打的美呀！”

“这回该过过瘾啦！”

“带劲！……”

張排长跑到天然的工事前靠定，注视着前方。

在远方山头上，已经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密集炮火的轰鸣，震荡着整个山谷。许多山头上盖了一层烟雾。轻重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填满了炮弹爆炸的空隙。

蒋匪军的师长带着一群匪军官，在一个山头指挥阵地上，用望远镜

观察着，他突然放下望远镜大声咆哮：“坏了！”“侧翼那个高地已经被敌人占领了！”

張排长注视着远方，他后面的战士们正忙着搬运石头修筑工事。

“一排长！”連长帶着小刘走向張排长。

“有！”張排长轉身迎上去。

“刚才团部来命令，說后方的机关、群众已經轉移了，机器也坚壁好了，部队馬上撤出战斗，你們这个排担任掩护，这个山头地勢很重要，一定要等到命令才能撤！”

“是！”

連长交待了命令正轉身要走，身边的小刘却不見了。

“小刘！小刘！”連长四面找寻着。

工事旁边小刘挤在几个战士中間，正扳开枪栓推弹上膛，准备向敌人瞄准射击，听见連长的声音，忙收回枪頑皮地吐吐舌头。

連长看到小刘那副調皮相，和藹地說：

“怎么搞的？見了打枪就没命啦！？走吧！”

頑皮的小刘随着連长向山后走去。

張排长笑望着小刘走去后，轉过身来对正在修工事的战士们喊着說：

“同志們！咱們开会的时候，都爭着要任务，現在任务下来啦！咱們这个排掩护全团撤退，同志們！怎么样？”

“沒問題！”战士们几乎同时喊出，声音里充滿信心和力量，震撼着整个山谷。

張排长用同样坚定的声音說：

“咱們要坚决完成上級給的任务，部队不撤到安全的地方，咱們决不放弃陣地。”

“行啊！这么点任务都完成不了，那咱們每天斤半小米不是白吃啦！”响起了另一个战士的声音。

这时候，炊事員老王担着一挑飯喊着走上山頂：

“哎！小伙子們！我給你們加油來啦！你們好好的打吧！”

戰士們樂開了，都歡騰地喊着：

“歡迎老王頭！歡迎老王頭！”大家一涌而上，圍住了老王。那里那里响起了一片：“辛苦啦！老王頭！”“吃什麼飯哪！”的聲音。

一班長武慶元帶着齊得貴等幾個戰士，挑着許多背包和米袋跑上山頂，戰士們迎接上去搶接背包。

武慶元看見前面山頭在戰鬥，急扔下背包跑向工事，他腳向工事上一蹬，挽着袖子自言自語地說：“嘿，打的真美呀！來吧！讓你老爺也過過癮！”

遠方的山頭還在激戰着，到處騰起炮彈爆炸的煙柱。

匪師長拿着望遠鏡仔細觀察着情況，忽然發現了什麼，喊了一句：“共軍要撤！”忙回頭對身旁的一個軍官下命令：“要二〇五團趕快占領側翼高地，用火力的殺傷撤退的共軍。”

匪軍官應了聲“是”，便急急跑去。

張排長同一排戰士伏在工事里，一面注視敵人的行動，一面吃窩窩頭，喝稀飯。

武慶元大口啃着窩窩頭，一面向敵人方向注視着。

齊得貴蹲在工事邊，捏着窩頭一口也吃不下去。

敵人連續射來的炮彈在牛脯山頂爆炸，揚起了漫天的煙塵，但是戰士們仍然一動不動地伏在工事里，沉着地注視着山下敵人的情況。

密密的一群匪軍，由山腳下小樹叢中，以散兵綫向山上爬過來。匪軍紛亂遲疑地爬着，不斷地向上射擊。

張排長鎮靜地注視着來犯的匪軍。

炮彈在山頂爆炸。

張排長向兩旁的戰士們喊：

“同志們預备好手榴彈，敵人不到四十米以內不許打！”

戰士們把手榴彈擺在面前最順手的地方。

老王頭走近工事，把手榴彈擺在面前。

張排長不吭一聲，沉着地注視着越來越近的敵人。

戰士們把面前擺着的手榴彈，一個一個打開了蓋，握緊了引綫扣住銅環。

接近山頂的匪兵們，向山上沖來。

張排長一聲大喊：

“打！”

手榴彈爆炸在匪群中，死傷一半。

後續匪兵在軍官督戰下，繼續沖鋒。

機槍手準確地掃射匪群，山坡上不斷倒下敵尸。

匪兵退卻了，狼狽地向山下潰逃。

老王拿起一個負傷同志的槍，瞄準敗退的敵人射擊，敵兵應聲倒下。

武慶元用力投出手榴彈，手榴彈在紛亂的潰退的敵群中爆炸。

張排長彈無虛發，一槍一個。

潰退的匪軍亂成一團，向山下沒命地逃去。

在敵人指揮陣地上，匪師長在望遠鏡中看到潰敗的情況，勃然大怒，狂吼着：“他媽的！這群松兵，都是吃飯的，”忙向身旁匪軍官說：“魏參謀！再調兩個營，從兩邊插過去，把那個高地包圍起來。”

匪軍官領命而去。

牛脯山麓，小劉在怪石叢中向山頂急步跑上。

山頂上，戰士們在料理着傷員和犧牲的同志，四周寂靜無聲，偶而從遠處傳來一兩聲炮響。

張排長指揮戰士們整理被炮火毀壞的工事。他走到一個被毀的缺口上招呼着：“哎！同志們！把這工事修修。”隨又走到另一處喊着旁邊的一個戰士：“李德才，到這裡來修。”

戰士們動手搬着石頭，疊着工事。

小劉跑上山頂奔向張排長，氣喘喘地叫：“一排長！連長叫你們趕快撤！”

張排長放下手里的石頭，面向小劉：“別處都撤了嗎？”

“都撤了！”

張排長忙轉身向大家高聲宣布：“同志們！咱們的任务完成了，把負傷犧牲的同志都背上，馬上撤。”

戰士們紛紛背好背包，抬了犧牲負傷的同志，向山后撤去。

后山脚下，密集的匪軍由兩路包抄過來。

張排長帶大家到后山坡往下一望，忙用手拦住大伙說：“下面有敵人！”

山脚下长长一橫列匪軍，正向山上扑來。

張排長忙招呼大家：“同志們跟我走！”

張排長帶着戰士們奔向左面山坡。

左面山坡下又發現密集的匪軍向山上爬來。

張排長又帶着大家奔向右方，但右邊是削壁懸岩拦住去路，岩深莫測，無法下去。

張排長忙帶着戰士們跑回原陣地。

正面山脚下密密層層的匪軍，呈扇形向山上攻來。

張排長迅速而鎮定地大聲喊道：“同志們！咱們讓敵人包圍了！一班到正面，二班到左面，三班監視后面的敵人，咱們要堅決的打！不讓敵人冲上來！”

戰士們迅速分散，進入工事。

正面山下匪軍蜂涌向上爬來。

左面匪軍不斷射擊而上。

后面匪軍步步迫近山頂。

張排長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山下。

敵人射來的炮彈，在山頂上到處爆炸着，煙塵彌漫了整個山頭。

“同志們！節省彈藥，敵人不到跟前不許打！”張排長向戰士們大聲囑咐。

山坡間匪兵挨挨擠擠向上爬來。

戰士們一面監視着敵人，一面預備彈藥。

一班长武庆元领着全班战士，忙赶着修补工事。

张排长沉着地注视渐渐迫近敌人。当匪兵快要冲近山顶时，他紧握一颗手榴弹，大喊一声：“打！”手榴弹脱手而出。

轻机枪愤怒地扫射着。

一颗炮弹在机枪阵地旁爆炸，射手倒了下去，机枪哑了，张排长跑去抱起机枪，架在工地上。

机枪活了，枪口不断喷出火舌。

匪兵在我猛烈火力下伤亡一片。但其他匪兵仍在军官督促下蜂涌而上。

又是许多匪兵中弹倒了下去。但其他的仍旧往上爬。

武庆元用力甩出手榴弹。

匪兵们继续向上拥来。

正在照顾伤员的老王，被紧张的战斗吸引着，拿起大枪向阵地奔去。

小刘正在注意射击，回身发现一枝步枪在朝天发射，小刘低头一看，齐得贵正缩在工事下面，把放完的空枪抽回来，退去弹壳。

小刘气愤地打了齐得贵一拳：“孬种！怕死！”

张排长提着机枪跑到左面来，向工事上一架。猛烈扫射。

匪兵伤亡累累，纷纷倒地。

后面的匪兵还不断冲来。

匪兵陈尸满山坡，不知死活的匪兵还不断地冲着。

午夜的天空，浮云掩蔽着弯弯的下弦月。四周静寂，只偶而吹过一阵山风，发出尖哨的声音。

牛脯山顶上，张排长紧握步枪在警卫。几天剧烈的战斗，他也非常疲倦了，但是为了让战士们得着休息，他勉强打起精神，凝神地监视着山下敌人的动静。

战士们疲倦地睡在战壕里，每人都紧抱着自己的枪。

老王坐在石坡后面，用两个拾来的钢盔作饭，他抖着所有的干粮

袋，一个一个都空了，最后，终于找到一点米，他小心翼翼地把那点现在看起来比什么都珍贵的粮食倒进钢盔。

老王在攪着他的特殊飯鍋，水已經开了。他站起来輕声喊：

“排长！飯熟啦！叫醒大伙吃吧！”

張排长走近两步。

“好！你把他們叫醒！”

老王走去喊正在沉睡中的战士：

“开飯啦！哎，起来，起来！……醒醒……醒醒……起来起来……”

战士们一个个爬起来，迷迷糊糊地走去。老王低头看見小刘睡得正甜。

“这小牛犢子！睡死啦！……小刘！小刘！小刘……”

他用手拉一拉依着工事酣睡的小刘的耳朵大声說：

“会餐啦！”

小刘渐渐醒来，調皮地眨眨眼問：

“会餐？几个菜呀？”

“八个！”

“要是沒有八个菜，我把你这老狗日的杀着吃了！”小刘說着拉住了老王。

“你着什么急？小調皮！走走走！吃飯去！”

战士们围坐在鋼盔的飯鍋旁边，武庆元喊着：

“老王头！来掌杓啊！”

老王拉起小刘，笑着走近大家。

只有齐得貴悶悶地坐在工事里，沒去吃飯。

战士们盛好飯都走开了，鋼盔里已經只剩下了些稀湯。老王拿起鋼盔来，把最后一点稀湯倒在一个小磁碗里，端起来走向張排长。

“排长！吃点吧！”老王輕声說。

“都有了嗎？”張排长接过碗来沒吃，关心地回顧四周这么問老王。

老王沒有把握地四面張望了一下。

戰士們都在喝稀湯，小劉也在狼吞虎咽地喝着。齊得貴情緒低落地蹲在一旁，他一個人沒吃。

“齊得貴！你怎麼不吃呢？”一個戰士奇怪地問。

齊得貴沒精打采地答：

“不餓！”

“怎麼齊得貴沒吃？把這碗給他吧！”張排長轉臉向老王，將湯遞給他，老王接過來，默默地走向齊得貴，遞給他，又回到張排長身邊。

張排長關心地問：

“老王，你呢？”

老王笑了笑說：

“我，我不餓！”

張排長靠近老王輕聲問：

“一點米也沒有了嗎？”

“沒有了！不要緊！咱們還有不少皮帶呢！剛從敵人死屍身上還弄回來不少皮鞋呢！紅軍長征的時候能吃，咱們這會也能吃！”

張排長笑着點點頭，沉吟了一下向老王輕聲說：

“老王，咱們這裡就剩下你、我，還有一班長三個黨員。在這困難的時候，咱們可要把大家團結緊，堅持到底！”

這時忽然一班長武慶元老大的嗓子沖破了夜的沉靜。“齊得貴！你說什麼來着？！你給大家講講！”

武慶元抓住齊得貴領口，正要揍他，戰士們急忙上來勸解。

“有話慢慢說么！”

“算了！算了！”

“別發態度！”

圍上來的戰士們七嘴八舌地勸着。

武慶元怒沖沖地抓住齊得貴不肯放手：“你這蠢種！散布空氣，我打你這破壞分子！”

几个战士吵吵嚷嚷地往开拉架。

“别打！别打！”

“算了！算了！……”

張排長見狀，忙把槍交給老王。“老王！你注意警戒！”他急跑到武慶元面前嚴厲地喝問：“怎麼啦！你吃炸葯啦，動不動就犯‘軍閥’！”

武慶元火氣很壯。“老子就是犯‘軍閥’也不能饒他！”說着又要撲過去，被張排長擋住，武慶元着急地說：“排長！你不知道他說什麼來着！”

“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任務為什麼偏偏給咱們！還說上級明明知道敵人多，還叫咱們硬頂，你說這不是破壞話嗎？”

齊得貴撇着嘴，不滿意地一屁股坐下去。

張排長冷靜地說：“你是個老同志，你應當多幫助他，為什麼動不動就發態度？特別是在這個時候。”說着，推開武慶元，“好了！別說了！”

武慶元退到一旁，強捺下自己的火氣。

張排長沉思着走上石坡，慢慢轉過身來对大家沉緩地說：

“同志們！我們是讓敵人包圍住啦！和咱們部隊失掉了聯繫，咱們一排人和敵人打了五天五夜，打退了敵人二十幾次的進攻。消滅了二三百個敵人……”

戰士們紛紛立起傾听着。

張排長有力的聲音繼續着：

“……眼前我們是處在困難裡頭，可是我們已經完成了掩護全團撤退的任務，敵人是不会放過咱們的，咱們隨時都要準備跟敵人拼，讓他們知道，咱們八路軍不是好惹的！”

小劉揮起小拳頭應聲說：

“對！咱們平時誰說漂亮話也不算，要看就看現在，誰要是孬種，誰就不是窮人的兒子！”